

发生在1940年震惊大后方的

市长之死

徐伯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生在一九四零年震惊大后方的

市长之死

I247.5
1726

徐伯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喻光韶

封面设计：刘梁纬

技术设计：戴雨虹

市长之死

徐伯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成都新都华兴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 插页 字数 210 千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3884-4/I·591 印数：1—20000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徐伯荣，四川作家，记者出生，是文坛一把快刀。著有《兵临成都》、《棋王世家》、《凉山魂》、《洪荒部落的枪声》等17部中篇小说；《雁江风流》、《金色的沱江》（与人合著）两部报告文学；《三贤古城风情录》、《微笑人生》散文集及《三博士张圣奖》人物传记。其中小说、散文、随笔散见海内外报刊，数十次获奖。已发表文字作品400余万字。生性乐观，淡泊仕途，痴迷文学，广交朋友，有一贤妻照料生活是为后盾。

目 录

引子：秘密谋杀	(1)
1. 一见钟情	(7)
2. 春风得意	(15)
3. 其父其女	(25)
4. 姨太太受挫	(33)
5. 翁婿之间	(45)
6. 粉墨登场	(51)
7. 她拥有杀手锏	(67)
8. 官场也是商场	(81)
9. 鸳鸯戏水	(87)
10. 省主席拍案而起	(99)

11. 武夫“平叛”	(113)
12. 七师长倒王	(129)
13. 靡靡之音	(143)
14. 秋风黑脸	(155)
15. 得陇望蜀	(171)
16. “九头鸟”主川	(179)
17. 石榴裙下	(193)
18. 狐狼共舞	(217)
19. “不是抢，是借”	(235)
20. 米潮汹涌	(245)
21. 书生勿入	(271)
22. 千古绝唱	(285)
23. 智者千虑	(295)
24. 自落陷阱	(311)
25. 亡命走东川	(321)
 后 记	 (347)

引子：秘密谋杀

浩浩荡荡的长江和清丽婉约的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更加壮阔却又沉郁的气势向东而去。流走了白天，流来了夜晚。

离朝天门不远的长江之滨的一个山坡上，翠绿成荫，一片香樟和白桦掩映着几幢三层的洋楼。它和国民党办事的机关、达官贵人的别墅并无二致。但在1940年“双十节”后约半个月的一个夜晚，几幢楼房灯火通明，通向洋楼的山坡崎岖公路上，几十名便衣特务在游弋，接近楼房500米的周围，更有荷枪实弹临时被调集来的宪兵二团在执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虽说还是仲秋天气，但肃杀阴冷的气氛，有点令人颤栗。无论宪兵、特工人员各自心里都十分明白，今夜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而究竟要发生什么事，不仅他们无从知晓，即使是宪兵二团团长、特工人员的稽查处长也如云里雾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远道而来执行这桩秘而不宣的特殊使命，仅仅是多了一种使命感，如此而已。

在4号楼的二楼，一间并不算宽敞却整洁有序的会议室里，首席上坐着军法总监何成睿，左侧是身着军装的军法处副处长，右侧是一位30出头身着华大呢长衫、头带礼帽的青年人，他是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行辕派来的特使。三人当中很难从面容上窥见他们的心态，很像三尊泥塑木雕的神像。也许，他们该谈的话已经谈完，也许他们并不需要以谈话的方式来融洽感情。偶尔，他们从厅装的三五牌香烟筒里取出一支烟，划燃火柴各自吸起烟来。屋子里烟雾弥漫，寂静得令人窒息。夜逐渐深了，阵阵寒气袭人，三人硬挺着，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庄重形象。

凌晨3点，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终止在4号楼前。驶来三辆吉普，一辆囚车居中停在碎石嵌花的地坪上。从第一辆吉普车上跳下一位年轻的军法官，左手夹着一个蓝色封面的文件夹，大步流星地向二楼走去，在会议室门前，挺胸收腹，两脚并立像一条直线，铿锵地叫了一声“报告”！

何成睿抬起左手用食指一勾，让他进去。他走近何成睿身旁，将文件夹放在何的案前。何似乎早已知道了文件夹中的秘密，仍旧例行地翻开文件夹看，一行蒋介石的手谕映入他的眼里：

格杀勿论 以儆效尤

蒋中正

何成睿的面部不经意地痉挛了一下，例行地问了一声：“人犯已带到了？”

军法官机械地应了一声：“人犯已经带到。”

他站起身来，从桌上端起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向省府的特使：“魏先生，请。”被叫做魏先生的是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心腹。蒋介石虽兼任四川省主席，而代蒋行令、操纵军政大权的，却是这个湖北九头鸟贺国光。魏依若是绝顶聪明的官场油子，他虽属“钦差”角色，也仅此一次而已，用不着与何成睿较劲，他心里明白，何成睿由蒋介石交待审理米潮一案，这个军法总监并没有透彻领会蒋总裁的意图，挨了批评，一肚子怨气无从消散，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扮演了一个怩气伤肝的悲剧角色。

魏依若说：“何总监请。”

何成睿也不再推辞，威风凛凛走在前面下楼去了。

何成睿刚走至囚车前，早有两名军法处法官将囚车的挂帘挑了起来，在车厢里的中间坐着一个皮肤白净、戴着一副白金丝眼镜、约摸40出头的男子，手铐脚镣加身，神情木然而沮丧。他从雪亮的灯光从宛若尺窗方格射进车窗的一刹那间，微微掉转头向车厢外望去，他敏锐地从身影和头型明白这是何总监。他嘴唇颤动了两下，好像拼出吃奶的劲，叫了一声何总监：“我这案子冤枉呀！”

何成睿并未答话，回转身来，低声地说：“魏先生，请过目。”这是对关押囚车中的罪犯验明正身的例行公事。魏依若是奉命来充当监斩官的，责任重大，他也就不客气了，上前几步，从方格铁窗中审视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囚，是否是成都市长。虽然他对死囚的历史、性格、官场背景了若指掌，他还是认认真真对死囚进行一次初验，等一会儿他还要为这个死囚在行刑前后拍摄

各种照片，带回成都的省府，将照片作为依据向贺国光交差后，才算全部地完成使命。大约他详细地审视了死囚 1 分钟以后，他才上了专为他准备的一辆吉普车。何成睿与军法处长已坐进另一辆吉普。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结束，何成睿端坐车里，用右手挥了挥，五辆吉普加上一辆囚车缓缓地驶出了军法处的机关大院。

六辆军车逐渐加速，向着南温泉方向驶去。何成睿因和魏依若分乘吉普，他那泥塑木雕的表情没有了。他身边坐的是早年留学日本获得法学博士，而今效忠国民党的军法处副处长凌介飞。审理成都市长因米潮一案他是首席法官。是他用法学观点办事，使他的顶头上司何成睿挨了蒋介石一顿批评，老蒋不悦，才有亲笔处死成都市长的手谕。上司挨了批评，他心中过意不去。在将成都市长押赴刑场途中，他有了和上司说心里话的时间。他叫了一声何总。何成睿也满腹委屈，他知这位博士要说什么，便说：“介飞，这个时候说什么已经没用了，死一个两个、十个八个冤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我干这事无非受到法学界的谴责，骂我们是饭桶、草包，知情的民众骂我们是混蛋而已。不过，中国的更多老百姓并不知道真象，新闻界会给我们掩饰过去的。”

凌介飞和何成睿是知心朋友，他摇摇头不赞同何成睿的说法。他说：“法律的准绳何在？天理良心何存？一个刚卸任不到一个月的文职官员，与军队并不沾边，犯了罪，本应由地方法院审判，为何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他囤积的粮食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他都算不得什么，是小巫见大巫。真正的大案奸商逍遥法外，弄一个卸任的市长来处以极刑，终有一天，你和我是要挨骂

的。”

何成睿苦笑一下：“介飞，法学史学是一家，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的一切，都无以挽回的。再有1个小时，我们就可交差复命了。”他话一说完，情不自禁一声叹息。

凌介飞对老友借古喻今讲历史，他在理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情感上，在执法上，他却陷入一种精神的折磨之中。凌介飞埋在心灵深处的隐私是，他和死囚先后两年在北大读书，他比死囚高两个年级，在校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死囚在北大毕业去德留学，在维也纳大学毕业。所有这些，凌介飞原先并不知道，是看了囚犯的履历表才了解到的，他现在能作的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罢了。

车队过了二塘，离开渝南公路，突然拐进了黑沉沉的大山里。这儿是国民党军械储存的禁地，有大量枪支弹药隐藏在山洞库房里。库房外荆棘丛生，杂树茂密，车队停在林荫道上。

执法警挑选了一块约10多平方米的草坪，迅速布岗放哨，从囚车里将人犯押下了车，由执法警去掉脚镣手铐，旋即用麻绳将双手反剪牢牢实实捆绑。执法警将人犯推至草坪中央，一个弹腿，人犯腿一软不自觉地跪在地上，他突然发出一声呼叫：“贺国光，我死不瞑目。”

随即响起两声沉闷的枪声，人犯扑倒在地坪上，血花飞涌。魏依若和另一执法警各端起一部照像机对准尸体摄下了黎明前朦胧的现场，摄完照片，几名执法警用草垫将人犯尸体裹了，就地挖坑草草掩埋。

被蒋介石亲自圈定枪决的第八任成都市长杨全宇，四川西充

县人，留德学生，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1940年10月1日卸任市长之职。25天之后横尸重庆荒郊。次日，成渝两地各家新闻单位，简扼地报导了杨全宇被处决的消息。《中央日报》以《严明党纪、惩治贪官》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同时刊发军事委员会的布告全文。无论评论员文章或布告全文，均指出杨全宇垄断粮食，操纵粮价，囤积居奇，破坏抗战的罪名。在1940年日本鬼子占我半壁河山，全国人民艰苦抗敌之际，竟有人敢于破坏抗战，简直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日本人攻占了桂林，蒋介石坐守陪都重庆也心烦意乱。各党派评论国民党当局言辞咄咄逼人，老百姓怨声载道，杂牌川军在公路驿道劫粮，绿林响马打家劫舍，这是蒋介石“御批”枪杀杨全宇杀一儆百的直接原因。他企图藉此以谢百姓，平息民怨。然而这个留德学生确也死得有些冤枉。因为在四川众多的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垄断市场者，顺数倒数都轮不到杨全宇，然而蒋介石却要除掉他。这位年轻的市长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他的死，笼罩着一团团的历史迷雾，在当时的官场、情场、商场中浮幻着一桩桩神秘的、扑朔迷离的、惊心动魄的艳闻轶事和暗斗明争。

1. 一见钟情

1938年春末夏初的成都古城，气候开始变暖，人们从臃肿厚重的棉袍冬装里释放出来，显得轻快而舒适。一辆流行时髦的人力私包车上坐着一个皮肤白皙、温文尔雅的青年男子在桂王桥街一座豪华的公馆前停下来，公馆前虽有卫兵执勤，他仍不需通报径直向公馆里走去。来到二门，一位参谋样的军人向他礼貌地微微鞠躬：杨先生光临。杨先生像绅士兼学者那样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算是回答了参谋的礼仪式问好。参谋陪同杨先生由二门进入三门，通过绿翠成荫、繁花点点的天井似的花园来到正花厅时，杨先生一眼望见身着戎装的省政府主席王缵绪，便疾步上前，声音十分亢奋地叫了一声：“老师。”他右手取下博士帽虔诚地向王缵绪一鞠躬。

“免礼了，免礼了。”王缵绪应酬着，显然他对前来拜访他的杨全宇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杨全宇兴奋地说：“老师一统四川大业，造福桑梓，光耀巴山蜀水，真让人高兴。”

王缙绪摆摆手：“还是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我也是机遇造就的，天时嘛，天时是不可违逆的。”王缙绪志满意得，他说的是一句真话。假如他面前的这位不是西充同乡杨全宇，他也许只能悄悄在枕边向姨太太说这话。王缙绪从一个师长一跃而为四川省主席，有点像二等兵当营长一步登天。话又说回来，王缙绪在四川军阀中也算是老牌资深的前辈，在清朝末期，他曾任四川盐运史；满清覆灭，他屈就刘湘麾下任一名实力派的师长。这年春天，刘湘率川军出川，征讨倭寇，病死武汉。四川省主席一职出现空缺。颇具野心的王缙绪心里自不平静，问鼎省长一职早就处心积虑了，他疏通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关系，又向蒋介石献媚打了一连串四川军阀中心怀各异的小报告，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是，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四川，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四川省长一职岂可轻而易举的任免。也该王缙绪走运，刘湘死后，四川军阀均虎视眈眈，虽想成为一方霸主，当上省主席，但权衡势力，却又心有余悸，总感自己在力度上差点什么，于是出现了徘徊观望局面：看老蒋怎样安排？假如人事安排还合四川诸军阀胃口，那么就和老蒋共乘一条船，如果蒋介石要这样那样，下面的话就不好说了。抗战初期四川军阀的几个巨头，除邓锡侯外，便是刘湘手下的三个实力派的人物：潘文华、王缙绪和王陵基了。蒋介石对四川军阀的情况了如指掌。为搁平四川政局，他在武汉电召邓锡侯，“共议”四川大事。邓锡侯被召，心中早已明白七八分老蒋意图，绰号被川人称为水晶猴子的邓锡侯早已料到，蒋介石电召他到武汉是一种政治安抚，是搁平四川政局的一步妙棋，他与蒋介石会晤后，完全如他所料，是蒋介石稳定大后方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邓锡侯出于几种

考虑：蒋介石亲自电召他是一种荣誉；他率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日，眼看国家山河破碎，日本鬼子在晋察冀的“三光”政策，杀我无辜，侵略国土也使他义愤填膺；从自身实力考量，如果由他主川，刘湘部下的三虎势力也让他头痛，弄不好，四川会陷入新的混乱。对邓锡侯只是个时机尚未成熟，与其在蒋介石面前自荐，不如推荐他人，更显得高风亮节，也避免卷入是非的漩涡中。以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国难当头的形势，邓锡侯力荐他人乃明智之举。蒋、邓武汉会晤之后。邓锡侯在蒋介石眼中自然成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蒋介石便采用了他邓锡侯的治川之计。蒋介石对四川两派四大人物都有了妥善安排：邓锡侯当上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王陵基当上了四川保安司令还兼了个 30 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是四川著名儒将，对权力之争一向淡漠，是一个无意于官场而不能不在官场的一个特殊人物，自受川人好评，他与邓锡侯关系不错，便在刘湘死后，改弦易辙与邓锡侯合作，所以他只当了个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由于王缙绪早已打通何应钦的关节，又有与蒋介石献媚于后的邀功，加上邓锡侯对刘湘麾下三将军的推荐等多方面因素，蒋介石在圈定四川省主席一职中，王缙绪便占了上风。当然，谁又能知道，这是蒋介石挽的一个圈圈呢。

王缙绪爬上省主席的宝座后，主动出击应酬，调节与他旗鼓相当的同僚者的关系，更多的是接受来自下属的巴结，他走马灯似地忙了一个月，搭起自己的班子。历代官场都有一个小圈子，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王缙绪是亦文亦武的全才，更懂得要把四川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必须启用几个他信得过的人物，把他们放在咽喉部门上才不会后院起火，这也是为官驾驭政局之

道。

今天，他示意杨全宇来到他的官邸，有两层意思，一是西充同乡关系，同时也带有进一步了解杨全宇之意。如果轻而易举把重要的官位封给了他，这说明当官太不值钱，今后也很难驾驭。王缙绪要不显山露水，明为加强同乡情谊，实为激发杨全宇的欲望，让这个留学生先有求于他，而后他再放官，这么干根基才牢。

杨全宇和王缙绪一番礼节性和故乡情的客套话说过之后，倒是杨全宇先把官场事提了出来，他说：“老师主川，四川历来情况复杂，军界中你争我夺，打了几十年内战，政界也不清静，尔虞我诈，老师身系党国重担，特别现在是非常时期，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党国要员势力雄厚，对老师主川多有制约。”

王缙绪打了一个哈哈，没有了下文。

一声银铃似“干爹”的叫声飘然而至，一个让人看见就愉悦的女人走进花厅。她发现干爹在与客人说话，不知是进是退。王缙绪的脸上突然笑开了花，站起身来招呼道：

“月秋，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位我的同乡。”

被叫住的女人叫顾月秋，她立即恢复常态，大大方方走近她干爹面前：

“干爹，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王缙绪连声说：“自己人，自己人嘛。”他向杨全宇介绍说，“这是我干女儿顾月秋”。又向顾月秋介绍说：“这是省教育厅长杨全宇先生。”

顾月秋轻轻地叫了一声杨先生。杨全宇伸出白皙的手握住顾月秋的手亲昵地叫了一声：顾小姐好。就在两人握手的刹那之

间，像有两股电流在两人的灵魂中一闪而过，而且两人都察觉到了。顾月秋脉脉含情，那晶莹的眸子里传递了她对面前这个潇洒的青年官员的一种特殊感情；杨全宇是游历过大半个欧洲的留学生，属于开放型的人物，什么场面他没见过！面对顾小姐情感的流露，他在两人握手即将松开时的那一刹那间，又用劲一握，传达了他相知相向的情感。人常说一见钟情，杨全宇与顾月秋的一见更是如此。

痛痛快快地度过了一天，三人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既有王缙绪和杨全宇于官场中的协调与合作，也有杨全宇和顾月秋之间那种说不清的情意绵绵。华灯初上，杨全宇告辞王缙绪要回家时，顾月秋说：

“干爹，我替你送客。”

王缙绪说：“要得，要得。”从花厅到公馆大门前只有几十米距离，杨全宇感到要对顾小姐说的话还有很多，他要选重要的话说，而紧紧靠在他身旁的顾月秋身上飘来一阵阵女人特有的淡淡清香，杨全宇不时做一次深呼吸，他要把清香藏在心里，永远沁人心脾。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顾小姐，择日我作东，请小姐光临。”

顾月秋风眉高挑：“是贵府？”

杨全宇神秘一笑：“白玫瑰如何？”顾月秋会心一笑，轻轻点点头。

顾月秋回到花厅依偎在王缙绪的怀里，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那黑黝黝的短发摩挲着王缙绪饱经风霜的脸庞，痒痒的。王缙绪拉着她细嫩的手搓摩着，尽情咀嚼着一种心旷神怡的享受。顾月秋伸出一支手轻轻拍着她干爹的脸，格格格地笑着。